

台灣 深度

台北大空襲電玩以外的歷史（下）：時代進步後，如何看待「神明接炸彈」傳說？

再怎麼療癒人心的神明排除炸彈傳說，也免不了要面對終極的難題：以它們認識二戰美軍空襲史，還適合嗎？



台灣首度主打二戰背景的电玩《台北大空襲》，講述美軍1945年5月31日轟炸台北的事件。圖：迷走工作室

特約撰稿人 廖英雁 發自台北 | 2023-02-25

(廖英雁，自由撰稿人，關注海巡執法、國防軍事、歷史研究)

「沒有家的時候，才想回家。」

2023年2月，迷走工作室改編自同名桌遊的《台北大空襲》終於上市。遊戲預告片裏這段短短的話，道盡了戰亂時的無助。遊戲女主角清子在彈雨火海裡逃亡的恐懼，也讓玩家體會台灣各地「神明排除炸彈」傳說的時代背景。

的確，這些劫後餘生的神蹟，曾經補足戒嚴歷史教育的空白，維繫二戰美軍空襲的集體記憶免於散佚，也傳承了敬天謝神的真情。但它們畢竟是加工過的口傳文學，常有誇張、變造、刪改事實的缺憾。當資訊發達、史料愈來愈容易取得，再怎麼療癒人心的神明排除炸彈傳說，也免不了要面對終極的難題：

以它們來認識二戰美軍空襲史，還適合嗎？



1945年5月31日，美國陸軍航空隊第22轟炸大隊408中隊的B-24高空轟炸台北市。圖：中研院AFRAH徵集成果

倖存者偏誤、德州神槍手謬誤，可能妨礙理解事件

倖存者偏誤提醒世人：具有信仰的生還者通常相信自己依靠神靈庇祐得救；但罹難者裡可能同樣有虔誠的信徒，卻因已經死亡而不能出面證明「無效」。

哲學上的倖存者偏誤（survivorship bias，或譯生存者偏差），可能是用民間神蹟認識歷史的第一個問題。西元前五世紀，古希臘詩人迪亞哥拉斯（Diagoras of Melos）就曾提出質疑。當某宗教信徒向他展示一幅畫像，描述一些船員向神祈禱、而在暴風雨後倖免於難的情景，後者只反問：「那些同樣向神禱告卻沉在海裡的船員，他們畫像又在哪裡呢？」

倖存者偏誤提醒世人：具有信仰的生還者通常相信自己依靠神靈庇祐得救，並以自身見證強調真實性。但罹難者裡可能同樣有虔誠的信徒，卻因已經死亡而不能出面證明「無效」。舉例而言，同為天主教堂，屏東萬巒萬金聖母堂在二戰空襲裡倖免於難，台北蓬萊町大聖堂（大稻埕天主堂）卻被炸坍，徒留半壁殘跡與「萬有真原」匾額；如果以「前者比後者更虔誠」來解釋兩者命運的差別，既不合理，也不厚道。

此外，這些倖免於難的案例通常是例外（統計上的離群值）而非通則，卻因為「黑天鵝效應」反而受到宣傳，比如1945年2月20日美軍B-25機群空襲屏東萬丹，其中一枚炸彈在鼎昌大營附近落下，彈跳飛越街道，撞進某黃姓人家防空洞爆炸，造成一家七口慘重傷亡；另一枚炸彈擊中諷和商店附近，也在街上彈跳100多公尺，撞進保正李同益的穀糠間幸運未爆，從此留下「[媽祖救蒼生](#)」美談。儘管美軍500磅航空炸彈碰炸引信多半能正常起爆、生者與死者確實都信仰媽祖，講述神蹟的人卻通常不會提及這些事實，只會以「媽祖顯聖」來解讀這起個案。

由此可知，「平時是否敬拜神明／神靈」跟「能否在轟炸裡生還」兩者，連在統計的相關性上都很難有顯著結果（可能關係薄弱，或沒有關係），就更難證明因果關聯了。它們與老菸槍的「我抽菸一輩子也是活到這麼老」謬論類似（實際上有更多人因為抽菸而早逝）。神蹟見證者的信念再怎麼可貴，也不能武斷的用少數軼事反映整體現象。





台灣首度主打二戰背景的电玩《台北大空襲》，講述美軍1945年5月31日轟炸台北的事件。圖：迷走工作室

以民間神蹟認識歷史的第二個問題，則是德州神槍手謬誤（Texas sharpshooter fallacy），亦即「先射箭再畫靶」。神蹟的講述者常把某地災情較輕認為是「當地有神明坐鎮」。其實這是在大量數據裡把對於特定、少數的集群獨立出來，先認定它們是獨特的，再設法拼湊任何能沾到邊的有利解釋（在此是神力），讓它們看似有顯著性的統計謬誤。

以「媽祖接炸彈」為例，信眾可能會因為許多地區有在空襲裡生還的軼事，結合當地都有媽祖廟，而認為「是媽祖的功勞」。然而實情未必如此：比如彰化二水安德宮「[媽祖接炸彈](#)」傳說，其實來自1945年5月19日（農曆4月8日）美軍第38轟炸大隊823中隊的B-25超低空炸射二水驛構內車場，該地距離安德宮（位於如今的員集路）相當近，幸而此廟並未被250磅傘降炸彈擊中（註1）；反觀伸港教會教友鄭淑潤的回憶，同一起事件則可能是她與家人在二水驛旁防空洞裡避難時，幸賴祖母向耶穌禱告，讓一枚落在洞外的炸彈沒有爆炸的神蹟。

而像1945年2月20日，美軍第38轟炸大隊B-25機群受限於天候因素，放棄空襲嘉義，改為炸射屏東的里港、萬丹、竹田、潮州等地，意外造就了萬丹萬惠宮媽祖接炸彈的神蹟；不過同一起空襲在萬丹居民李聰卿的心目中，鼎昌大營未被炸毀，可能全賴於真主耶穌的保守。到了一村之隔的竹田鄉，又有不同的「[神農宮五穀先帝跟廣泉宮太子爺擋炸彈](#)」傳奇，用來解釋為何有一枚炸彈落在當地人口稠密區外，讓平民死裡逃生。

又如媽祖信仰並非當地主流的澎湖，在1945年1月15日美國海軍第38.2特遣支隊空襲時，由於天候極度惡劣，四艘航艦派出的157架戰機在雲層裡盲目投彈，全數錯過目標，事後有部分居民附會為「[媽祖接炸彈](#)」，可是到了同年3月14日美軍B-24機群空襲澎湖，馬公街60%以上建築倒塌、居民紛紛疏開避難，甚至有廟宇將神像出火移到鄉下避禍，媽祖神蹟頓時乏人問津，被各村落觀音、王爺、玄天上帝、太子爺接炸彈的神蹟取代了。

透過上述三個例子可知，這些故事實際上都和媽祖廟有關，但實際機群的行蹤與其並無關係，甚至尚且難以對各

透過上還二例可知，這些戰爭表雖然都有媽祖廟，但轟炸機群的行動與具業無關連。甚至當改變信仰對象之後，同一起空襲的解讀方式就會相異。

其實以台灣各地宗教信仰的普遍度，不管是空襲死傷嚴重或輕微的聚落，可能都有至少一座主要的禮拜場所。所以，「村村有宮廟（或佛寺、教會、教堂）」是常態，屬於不改變結果的「控制變因」；反觀聚落裡是否有具備轟炸價值的設施、炸射過程與投彈位置如何，才是影響投彈量與災情的「操作變因」。

「神明排除炸彈」傳說

在對比檔案重建空襲過程後，可以用「準度」（accuracy，在此指是否以當事者為目標）與「精度」（precision，在此指落彈分布點與目標距離遠近）把它們區分為四大類，並以統計學的靶心圖（bull's eye chart）呈現。

A類傳說

X準度低 X精度低

未看到炸彈落下、
遠方、外海、
當地無傷亡或輕微傷亡

戰機未能標定目標，
只能盲目轟炸，
或是隨機尋找目標攻擊



B類傳說

X準度低 O精度高

戰機轉往其他地區、
雲霧、夜晚、遠方、
其他地區明顯傷亡

戰機放棄攻擊當事者，
或者早已排定攻擊目標，
因此集中炸射其他地區



C類傳說

O準度高 X精度低

看到炸彈落下、
雲霧、未擊中、
無傷亡或輕微傷亡

戰機雖以當事者
（或附近設施）為目標，
但掃射與轟炸均未命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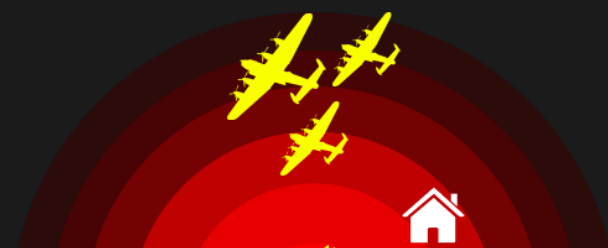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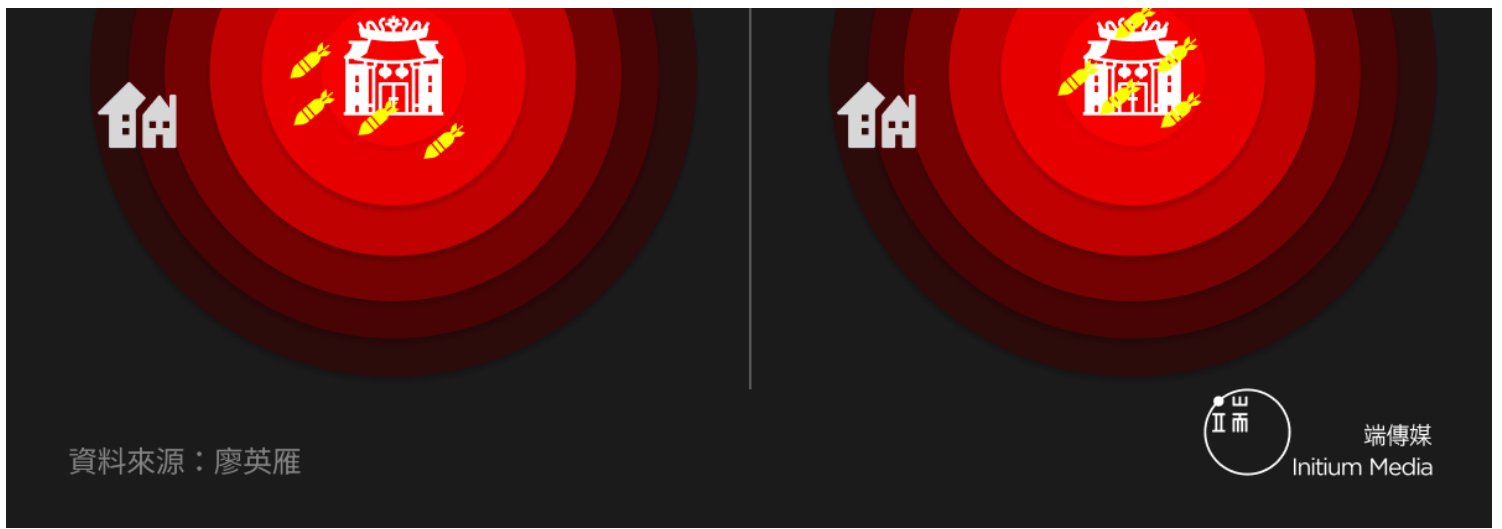
D類傳說

O準度高 O精度高

看到被彈藥擊中、
建築物未損毀或輕損、
神像一部分掉落損毀

戰機雖以當事者為目標，
也確實命中了，
但未能穿透掩體或未爆炸





神蹟隱藏了一張靶心圖

神蹟融合真實事件與想像，發展成虛實交錯的故事，所以未遭改作的部分仍能提供少量線索。

那麼，難道台灣各地「神明排除炸彈」傳說除了文學價值之外，在歷史方面就一無是處嗎？倒也未必如此。神蹟融合真實事件與想像，發展成虛實交錯的故事，所以未遭改作的部分仍能提供少量線索。在對比檔案重建空襲過程後，可以用「準度」（accuracy，在此指是否以當事者為目標）與「精度」（precision，在此指落彈分布點與目標距離遠近）把它們區分為四大類，並以統計學的靶心圖（bull's eye chart）呈現。

重新歸納後的第一類神蹟，可對應靶心圖「準度低、精度低」的分佈情形，情節共通點為「神明把炸彈排除到視線範圍外的遠方」，實際炸彈落點不明。實情通常是：進攻機群出於各種因素（如黑夜、雲層、惡劣天候）無法目視目標，又沒有H2X雷達輔助投彈，無法確保準度，此時若勉強繼續執行任務，就只能在雲層上盲目炸射，或冒險穿雲下降、隨機挑選目標攻擊，而二戰時的航空炸彈、火箭皆為無導引武器，精度自然大打折扣。

這類「準度低、精度低」的情形，以雲林麥寮拱範宮的「[媽祖召喚雲霧或烏鴉擾亂投彈，讓炸彈多半落進河川田野](#)」堪稱代表。又如1945年6月3日美軍第90、380轟炸大隊原定轟炸高雄鳳山，被局部雲層影響，部分機群轉為攻擊高雄與高雄港，只剩15架B-24繼續轟炸鳳山（註2），對照鳳邑雙慈亭「[媽祖在空中用裙襬捲起炸彈丟到外海](#)」的神蹟（註3），不難看出端倪。

第一類歸納後的神蹟 對應靶心圖「準度低 精度高」的分佈情形 乍看雖然也是「神明排除炸彈 丟往

亦一眾神祇的作祟，對應靶心圖「準度低、精度高」的分佈情形，「目標雖然已定，但力卻分散開，落在遠方」，卻常有當地未受炸射、炸彈在遠方落下、鄰近地區受損嚴重的情節。實情通常是：進攻機群通過當事者上空，但任務目標為鄰近地區，或者未發現值得臨時攻擊的機會目標（target of opportunity），所以集中炸射他處，本地則安然無恙。例如1945年8月7日午後，美國海軍VPB-104中隊的一架PB4Y-2戰機飛越澎湖西嶼，在西嶼南方海域攻擊日軍登陸艇，不過戰機凌空仍嚇壞了西嶼北端的合界村民，衍生出「觀音媽把炸彈推到遠方」的傳說。

「準度低、精度高」，也可能是進攻機群原以當事者所在地為目標，因天候因素妨礙能見度，放棄攻擊當地，轉為空襲鄰近地區。例如1945年3月2日，美軍第43轟炸大隊和第3空中突擊大隊派出15架B-24、16架P-51，原訂轟炸台南飛行場，但遭受不良天候，改以雷達輔助投彈攻擊附近的仁德飛行場。台南安平開台天后宮、廣濟宮等廟宇流傳的「媽祖把炸彈撥走」神蹟，或許與此有關。



彰化埤頭合興宮500磅炸彈的彈尾視角。轟炸時生死一瞬的差異，造就了後世傳唱的「媽祖接炸彈」神蹟。圖：蕭文杰提供

重新歸納後的第三類神蹟，則可對應靶心圖「準度高、精度低」的分佈情形，經常強調某地被轟炸，神奇的是密集的炸彈、槍彈竟然沒有擊中當事者。它們的實情通常是：進攻機群的確瞄準了當事者所在地或鄰近設施，也展開攻擊，但受限於天候因素（比如出現低空亂流，讓傘降炸彈亂飛），加上二戰航空武器的精度本來就有限，造成實際命中率低落，讓當事者躲過一劫。

這類「準度高、精度低」衍生的故事，澎湖虎井「馬公居民看到觀音菩薩在西山上空，把子彈全部撥走」的傳說可算典型。嘉義朴子配天宮就更奇幻了，流傳著「美軍飛行員回憶在二戰時看到古裝女人飄在空中，像磁石吸走所有掃射的槍彈，紅光一閃，飛機爆炸墜落」。兩者都替「地面居民僥倖未被擊中」賦予了美麗的傳說色彩。

至於第四類神蹟，可對應靶心圖「準度高、精度高」的分佈情形。有別於前三類將炸彈或槍彈外拋、撥走，已進展到「神明犧牲身體捕捉炸彈，使其不爆炸」的情節，經常伴隨神像斷指、斷臂、配件掉落的現象，現場也常留下未爆彈或未穿透的槍彈。

它們的實情通常是：各式彈藥或破片或與當事人擦肩而過，或擊中當事人所在建築，幸而炸彈的備炸線路故障、碰炸引信沒有被觸發、安全傳葉未達起爆轉數，讓炸彈沒有爆炸。也有案例是槍彈、炸彈破片遭遇良好的掩蔽物，耗盡動能還無法穿透，讓當事人保住一命。而神像被震壞的原因，以爆炸時伴隨的超壓跟震波解釋即可豁然開朗。

這類情境最為驚險，也往往讓生還者更相信神明的恩澤，蔚為美談。比如以「炸彈媽祖」聞名的彰化埤頭合興宮，廟內陳列有一枚500磅未爆彈彈殼，據信是美軍轟炸附近糖業鐵路時落下。經實際測量彈殼，確認與500磅航空炸彈相符，剩下的就是對照檔案推敲：從美軍任務報告可知，空襲日期若非1945年3月1日第3空中突擊大隊P-51轟炸溪州製糖所，就可能是1945年5月17日B-25攻擊溪州製糖所的行動。又如澎湖赤馬西巖寺內的一方供桌，留有明顯的彈片焦跡，比對村民所述「美軍空襲時大家躲在桌底下，幸賴神桌擋住破片，據說是白衣大士顯靈撥走」的往事，也是吻合的。

傳說再怎麼動人，軍事史的麥田終究要耕耘

台灣各地的「神明排除炸彈」傳說在黑暗的年代裡療癒人心，傳承了世代的真情。然而，口傳文學畢竟不是嚴謹的史料，神蹟也該把麥克風還給史學領域了。

正如鄭宜農在《台北大空襲》遊戲片尾曲〈終戰〉的歌詞，「天頂總算還予天頂，我踏過破碎的記持，共過去還予我家己」（編按：天空總算還給天空，我踏過破碎的記憶，讓過去還給我自己），殘酷的二戰烽煙終究會遠去，留給後人五味雜陳的回憶。台灣各地的「神明排除炸彈」傳說在黑暗的年代裡療癒人心，有明確的結構、質樸的文學手法，傳承了世代的真情。它們固然有倖存者偏誤、黑天鵝效應與德州神槍手謬誤等等缺點，惟其中蘊藏的信念，也不宜以「迷信」輕言否定。

然而，口傳文學畢竟不是嚴謹的史料，隨著時代進步，神蹟也該把麥克風還給史學領域了。從大格局來看，所有在地史不僅限於當地的傳說與故事，也是全球史的縮影。在如今典範轉移、台灣意識成為主流的今日，討論二戰美軍空襲史、製作相關產品時，更應避免墮入「治史七宗罪」——悲情、激情、誇大、傳說、偏見、仇恨、盲從——而不自知。想要建構在地的記憶有許多正途可循，未必只有「捏造虛假的真實」這條邪路可走。

唯有兼顧在地的微觀情感、戰史的宏觀視角，多方並用美軍檔案、日軍報告、口述歷史與現場物證，謹慎重建每一起事件，才能讓二戰美軍空襲史這塊乏人耕耘的麥田再次抽芽開花、飽穗金黃。

註1：張維斌（2015）。《空襲福爾摩沙》。台北市：前衛出版。 註2：同上。

註3：鳳邑雙慈殿（時間不詳）。〈天上聖母史記神蹟〉。「雙慈殿」。